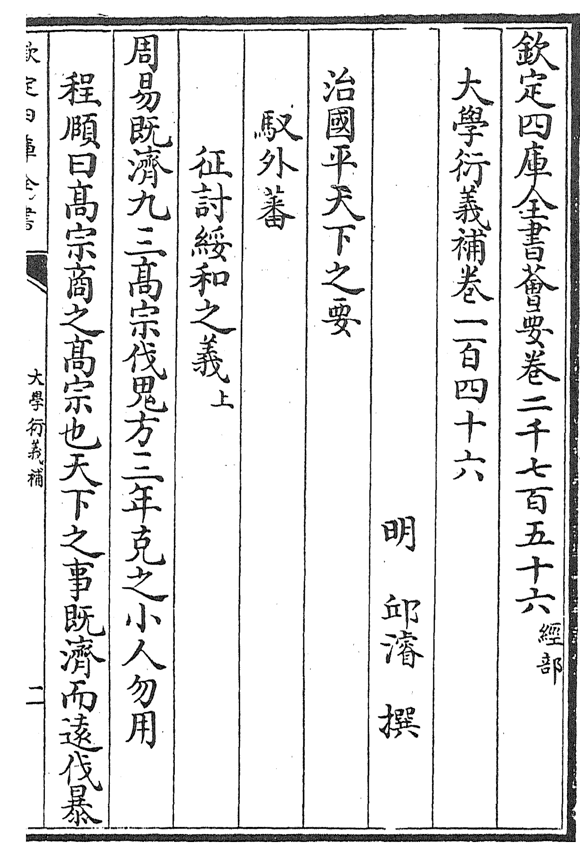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征討綏和之義上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頤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

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意

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啟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捨内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

臣按先儒謂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

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高宗商中興之君雖不至於聖亦不可不謂之賢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興師以弔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雖久用而處之者有道不至於罷敝中國師雖遠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於別生他變後世以帝王之師為弔伐之舉者必須事出乎萬全非萬全不可舉也是故於未濟之初審幾而緩進於既濟之後擇人而任用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臣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蓋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觀可見唐虞之世非獨政教與後世不同其征伐亦與後世不同也何也後世之

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軼我邊境戕賊我生靈以故
興師討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衆則惟數有
苗之罪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責其
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責其用
人之不循正道也民棄不保責其不循正道以恤
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責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
名其怒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未嘗有一
言而及國家疆埸之事嗚呼此所以為帝王之師

也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既飭（整也）四牡騤騤（強貌）載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玁狁孔（甚也）熾（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沒周室漸衰八世而玁狁見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

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謝枋得曰戎車曰既飭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矣
輔廣曰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記之謂玁狁之寇來侵甚熾雖我王盛夏出兵人不疑其暴焉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天下有大變諸

侯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玁狁內侵而六月出師不得已而應之人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也匡之為言正也攘寇敵固所以正王國也

其第四章曰玁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穫（地名）侵鎬（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涇陽（言其深入為寇）織（幟同）文鳥章（鳥隼之章）白旆（繼旐）央央（鮮明貌）元戎（戎車）十乘以先啟（開也）行（道也啟行猶言發程）

朱熹曰言玁狁不自量度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

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

臣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傳師直為壯曲為老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今宣王興六月之師因玁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辭直矣其辭既直是以聲

罪致討而我三軍莫不懐敵愾之心其氣安得而不壯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鋭之士使之開先啓行其旗旐鮮明兵甲犀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彼區區外壤惡足以當我之鋒哉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輊車之覆而前也如軒車之卻而後也四牡既佶壯健貌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地名

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

戎狄之法如此

臣按漢書嚴尤曰宣帝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蝱蝨之螫驅之而已朱熹解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以為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而謝枋得亦言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追遠討也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治戎狄以吾邊境為限越境而入者則治之不及吾境者則不治焉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新田（二歲曰新田）于此菑（田一歲）畝方叔涖（臨也）止其車三千師（衆也）干（扞也）之試（肄習）方叔率（總率之）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有奭（赤貌）簟茀（以竹簟為車蔽）魚服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鞗（轡也）革（轡首也）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

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蠢動而無知之貌荆州之蠻大也謀也衆也盛也疾雷

鄭氏曰方叔為五官之長故稱老盖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荆蠻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

之多也

臣按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方之寇見于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玁狁之征六月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采芑之詩是也說者謂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計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雖然時世不同而地勢之盛衰亦異南與北殊俗古與今殊時強與弱殊勢所謂計與威不可以偏廢又在用之何如耳茍北伐

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壯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專則成功不難而四方賓服矣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

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輔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鬪則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名虎焉名公旣自疾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旣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國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謂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無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以遏絶亂略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揚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亾踰於老臣者上問當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遙也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臣按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此真老將諳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己意以節制千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為法也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敵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敵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敵乃引兵進名諸校謂曰吾知羌人不能為兵矣使敵發數千人守杜塞也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西

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敵數挑戰充國堅守

臣按充國謂擊敵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此有

國者馭敵之法充國行兵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

壁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可以為將兵者持

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

並出擊罕（口堅反）幵（音其）奪其畜産虜其妻子冬復擊之敵

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

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敵必商計度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敵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刼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臣按天子之師所以誅有罪罪有大小則誅有先後先零首為畔逆而罕开特刼略耳刼略外敵之

常它種皆然不但罪幵也未嘗加兵於畔逆之先零而先加兵於闇昧之罪幵雖能制其命不足以服其心況未必能乎充國自謂其議為全師保勝安邦之策非但可用于一時真可以為萬世帝王以全取勝之法也

宣帝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辛武賢為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蔵匿山中依險

阻將軍士寒手足皸（折裂）瘃（寒創）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幵將軍其引兵並進克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

而發之行攻釋致彼之術而從為彼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敵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敵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及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臣按充國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

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彼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

此數言者真萬世守邊保圉之格言良法今日所當遵行也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

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臣按充國所謂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此一言者萬世中國保治安邦之格言國家當全盛之時猝有兵革之變一以是言為主毋僥倖於一戰以中賊之計張賊之威必持重而不輕動必詳慮而不苟進非在我者有必不可勝之資而在彼者有必可勝之筭斷然不輕發也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

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張栻曰漢將臣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用而不詳也充國葢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遠而曰兵難遥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葢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

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其下

風耳

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圖事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爲先惟全國全軍是務此智將也躍馬撫劒窮討殊鬬貪前利而不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略此勇將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鋭而乘其獘此常勝之兵也勃興於草野閭巷之中再鼓於奔北敗衂之後垂亡而

復存轉禍以為福此幸勝之兵也勇將能効摶執之
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之兵可成事於一時常
勝之兵可為法於萬世克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
故先計而後戰常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
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
可不謹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為本
故曰多筭勝少筭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
不必取不苟勞衆凡上書至於論列再四其言深切

可為萬世法與夫不度彼已不計成敗殘兵以逞僥倖功名者豈不相萬萬邪

臣按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全勝之要道焉萬世持盈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葢創業之君與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已有其所糾集者皆一時烏合之衆兵雖衆而人心不堅軍資有限而餽餉或至於不繼故乘勢急戰以求決勝若夫

守成之君則不然上承祖宗之業内撫人民之衆以衆而臨寡以大而制小以有餘而應不足其於寇盜唯有除去其害爾非有所利之也况其所嘯聚者皆吾之民克之雖可喜而亦可悲勝之未必得福而敗或足以致禍在我所繫者重故其發之也不可以輕故非萬全決勝必不為也自世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逗遛為將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戰爭不同彼言各有當耳惟

充國以深遠之謀用常勝之兵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者也張栻謂漢將當以趙充國為最嗚呼豈但漢之將哉臣竊以謂古今論帝王之師者一充國而已何止冣於將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匈奴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

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强弱相反

臣按班固謂漢之諸臣論馭匈奴者不過兩科和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兩科焉脩文

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則失之弱矣威服

而臣畜之上也黷武而征伐之則失之暴矣然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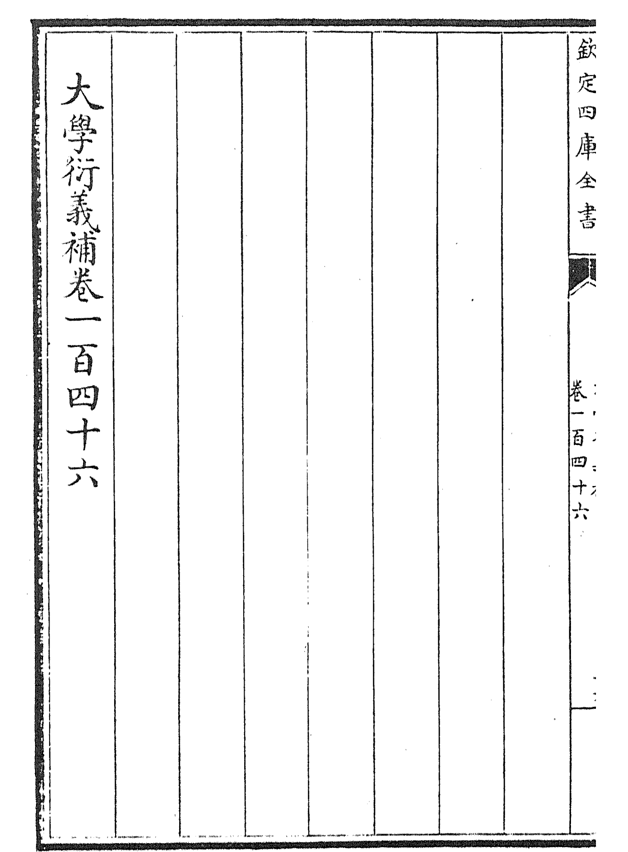
不過視彼以為屈伸强弱非帝王慎德威懷之道

也是故凡為天下國家者必内無虞廷怠荒之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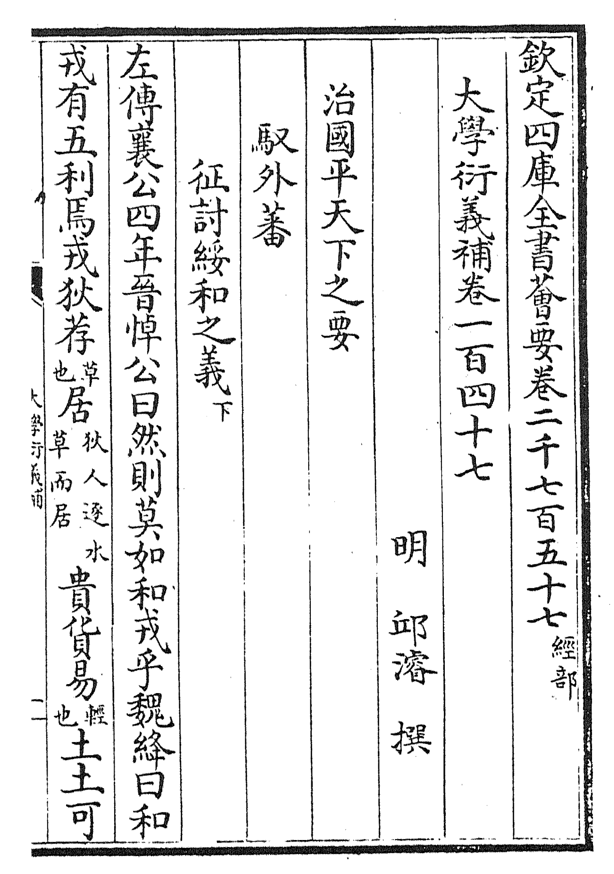
外有周官九伐之師合内外而一之斯其為帝王

馭遠之術歟以上言征討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五十七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征討綏和之義下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草也)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貴貨易(輕也)土土可

賈馬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徳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壊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徳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説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列也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臣按魏絳言和戎而襄公即與之盟是誠君臣之契合而中外亦與有福焉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與疲同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弑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

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外蕃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昏姻也

臣按齊景公一列國之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女去吳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廣甲兵之強人士之衆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為昏姻以息兵革之患而廢徵聘之禮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為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馭戎豈無他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哉蓋高帝因劉敬之

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遂祖之以為馭戎上策夫以閨門窈窕之姿為遠方異域之行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者乃忍為之哉蓋其慕割愛為民之名而不明內外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遥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

帝兩帝並立亡同與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胡寅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説而誠服矣或者夸大其辭侈耀其事假於符讖託於恠神欲以讋㰚肅衆而不知虚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文帝有焉

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是誠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魚外蕃雖異俗亦人也孰謂不可以誠感乎誠之為言真實無妄之謂也真則無偽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漢文帝賜尉佗書自言其為側室子而又言高后自臨事諸呂為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併及之千載之下讀之猶使人心悅而誠服況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旦得而聞之寧能

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惟我聖祖開國之初所
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
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謂惟
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昆蟲草木固在
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
繒以奉之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欲試屬
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顔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嘗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名幸之相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臣按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言宋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其餘分明

是遣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觀此説則昔人謂誼爲迂誼豈迂者哉蓋用兵則利在臣下不用兵而和則利歸其主此所以樂從也宋富弼説契丹以歳幣亦是此意雖然金帛出於民國家既竭民力以養兵而又使出財以爲賂金帛有時而竭而彼之貪饕無已時一旦無以應其求則兵端由是起矣此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而必思爲可繼也耶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臣按匈奴求和親王恢之議非是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興兵擊之則曲

在我直在彼可不可乎方其匈奴之來請也使韓安國通達事勢尊崇國體則必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况人生脩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為久長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為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成帝河平三年匈奴遣使來降時谷永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

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譎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外蕃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為法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

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
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
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能助南則亦未宜絕北
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
答之辭令必有所適
臣按孔子言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為賢
此非但可施於待人處事雖國之折衝應敵亦莫
不然班彪之處北匈奴葢有得於先覺之道者矣

其所立藁草委曲明盡可為後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

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没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

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竊謂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

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親謂其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斷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矣然

而無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徒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之人尚鑒之哉

魏毋丘儉為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臣按曹操此議自謂其經事多豈不信哉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

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為相言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悉陵近甸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慴山西八國皆願内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

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
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師即以此
人戮於境上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奬忠魂各
加襃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
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
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
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

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甞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

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三
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
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
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
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
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
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
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

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欵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

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彼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屻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干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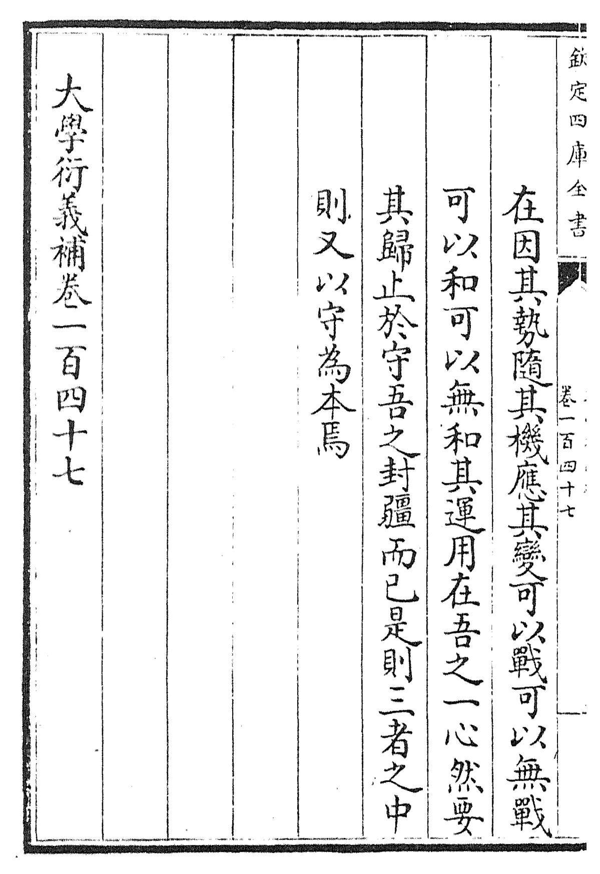
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
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主始亡為
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尤
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
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盛王之謀也陛下
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
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
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屬兵以攻守為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親者當以此言為權度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臣按昔人謂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堅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蓋盡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

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今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鏖兵為戰以畫地為守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外𧶘之

道不出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軼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己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彊而屈之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戰也守也和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敵者



在因其勢隨其機應其變可以戰可以無戰可以和可以無和其運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七



覆校官編修臣張束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魏綿曽
謄録監生臣孟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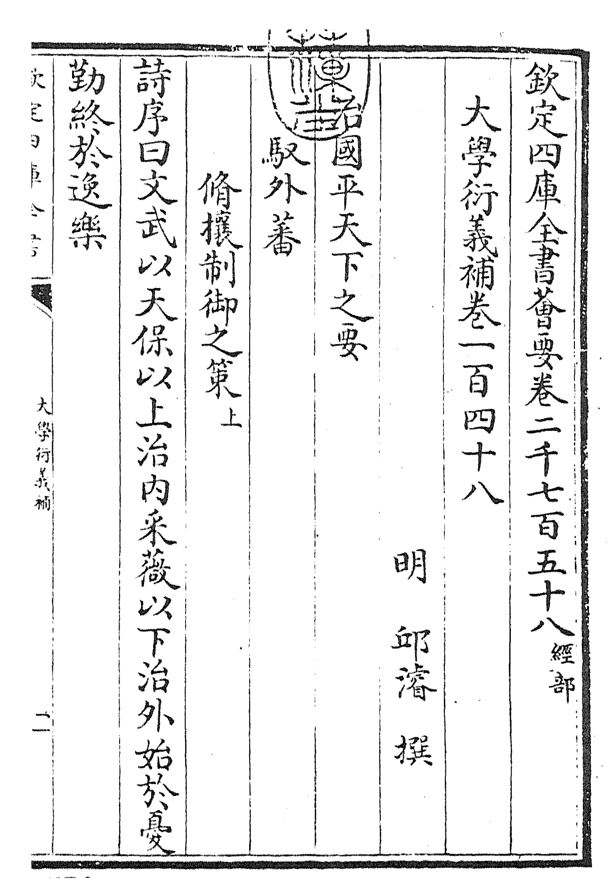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五十八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八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脩攘制御之策上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

勤終於逸樂

臣按或處乎內或居乎外天造地設而以山川為之疆域所以別生分類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所以治內者必詳必慎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治外者必嚴必密而無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憂勤於其始而逸樂於其終也歟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孫覺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紀綱人倫恩養

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羣下之樂苦遣使勞還恩意愈篤反覆以自治為先故能周道中興夷狄遠迹夫以夷狄之患雖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治者為能勝之

臣按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推而言之可見王道盛時治迹昌熾而詩之為詩所以宣暢歌詠於朝廷燕饗之際歡忻和悅以通羣下之情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無非和平正大之音內治

既脩而外治無不舉自小雅之詩廢則内治不脩矣内治不脩則紀綱廢弛政教乖亂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臣按成康既没周室漸微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内脩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復其舊

焉夫以帝王爲治先内而後外必内之政事既無不脩然後外之夷狄擯斥焉是知内脩者外攘之本也

漢文帝時太子家令鼂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之水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

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音完葦竹蕭蒿也屮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鐵把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静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

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臣按錯此言地形各有所宜與夫兵卒相當之數而卒歸其過於不習勒卒將不省兵夫將能省兵則器械無不利矣卒能習勒則兵無不可用矣

錯又言曰臣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古側字)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材官騶(矢之善者)發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

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技衡（横也）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臣按錯謂兵凶戰危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俯仰之間臣愚以為用兵之變豈但大小彊弱之間易置而已哉生死存亡在呼吸頃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

出於萬全必先事而深思不臨事而後悔也

初武帝開河西酒泉武威張掖燉煌四郡隔絶羌與匈奴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宣帝即位光禄大夫義渠安國使諸羌先零豪言願渡湟水北畜牧安國以聞羌人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帝以問後將軍趙充國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我能守備以待是為上策帝遂留充國湟中充國乃捐

循其士卒和輯其人民全師保勝真安邊萬全之策也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揚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

食時奇譎之士石大也又堅固也畫計策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

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匍匐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北狄真中國之堅敵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

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前以遏邊萌之禍

臣按揚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備於此矣但其所謂單于歸義以為乃上世之遺策是則謬矣夫內外之隅絶天地之常經荒服之外禮教所不及者聖王所不臣古今之大義也必欲令言語不

達贄幣不通之外夷皆冠帶以列位稽顙而來朝以此為遺後之策以此為足以慰神靈之所想望是乃秦皇漢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内侵至于涇陽命

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蟁䖟之𢿘驅之
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
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
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
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
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
劉䀣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
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

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
險走集使其欲為寇而不能欲為臣而不得也恵此
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
起長城以為備燕秦亦築長城以為之限秦兼天下
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
為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
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髙祖亦審魯

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彊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乂安北寇益希疏而絶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

臣按嚴尤謂後世征戎有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不知其所謂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明

王慎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為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將征之之策臣竊以為玁狁來侵從而禦之驅之出境不復窮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築長城急於成功輕用民力内竭中國以喪社稷固為無策然使其能因近邊之人當農隙之時以漸而脩築邊墻以禦戎馬之衝突劉貺謂之得中策亦非也漢武之窮兵黷武兵連禍結三十餘年謂之下策也宜哉雖然漢人出塞之兵

猶因其犯邊而征之也後世乃有彼本不犯邊而出其不意以掩襲之者豈非無策之甚哉又出漢人之下矣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

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臣按中國與外國各有所長吾惟用吾之長而於彼之所長也恒思有以避之設法用計隨時趨勢使彼違所長而以吾所長乘而陵之鮮不勝矣

唐太宗貞觀二年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鄭元璹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

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臣按太宗此言真能得古帝王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懐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

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覊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恵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輕重又知所內外朝廷用若人以安撫外夷豈徒外夷得其安哉而中國亦將賴之也

貞觀十八年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俟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

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逺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突厥俟利苾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葢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胡寅曰子貢問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四海至廣矣施必極其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

所弗及爾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於是畫爲五服要荒在外爲之禁限其來有時以杜禍亂之萌遏窺伺之漸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地同誠必不爲猜忌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邪夫辱遇外國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將疑矣是以有征遼造舟之擾絶沓仆碑之失蓋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茲言非但為唐太宗也萬世人君皆當
留念焉

貞觀二十一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疆域之有內外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賢智之有不肖也中國失政則外國交侵先王所以禦

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葢柔遠能邇治内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儺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異族亦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間無所不養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

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不在於己則在子孫故有征伐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國家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脩德行政以惠養之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甲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

故而謀新雖或未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好大無窮兼蓄華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臣按范氏此論人主宜留心玩味則知内外之所關係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孰是孰非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為之去取從違則内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順矣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

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
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内咸望有必攻之朞矣既而統師
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𨽻於守臣守臣不緫於元帥至
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别詔委任
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
主每至戎馬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
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籍麥禾大則驅
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

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辭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甿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

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錯置乖當此之謂乎

臣按贄謂吐蕃之比於中國多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我之號令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此非特當時蕃漢用兵之弊而今世沿邊將領所以守邊而禦敵其實與之無異焉善為國者尚思其所

以然而豫為之圖使千載之弊一旦而革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

贄又言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

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溥伐者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鋭壘不完則遏之不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矣雖互相譏詆然各有偏駮夫治道有盛衰節制有緩急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蓋以治道之盛衰異勢節制之緩急異宜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彊盛

務為經略而彼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夫惟存而撫之即而敘之可也又如中國彊盛極意撫綏而彼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後當外國彊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敵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中

外之勢彊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葢勢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臣按古今制禦中外之方不出贄所陳四者之策但其所謂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以為非安邊之令圖臣竊以為中國帝王所以攘外安內之上策

無出於此而贄以為非今圖然則圖之今者豈有過於此哉

贄又曰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民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挠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安

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産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棄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彊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彼之所長也彼之所長中國之所短而中國乃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决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

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
授而違地産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
費從省在其愼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
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
遠禁侵鈔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
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
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
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

彊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鬭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獘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彼國之所短我之所易乃彼國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

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

臣按贄所陳中國戎狄用兵各有短長此可與鼂錯之疏並觀

贄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衆受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

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克美固不可得也

臣按贄此言雖為一時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懲政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謂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

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又不止於用兵禦寇而已也後世人主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紀綱廢弛處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張皆以此也然則人君為治必欲任得其才聞者必實信者必誠行事必當其道何繇

曰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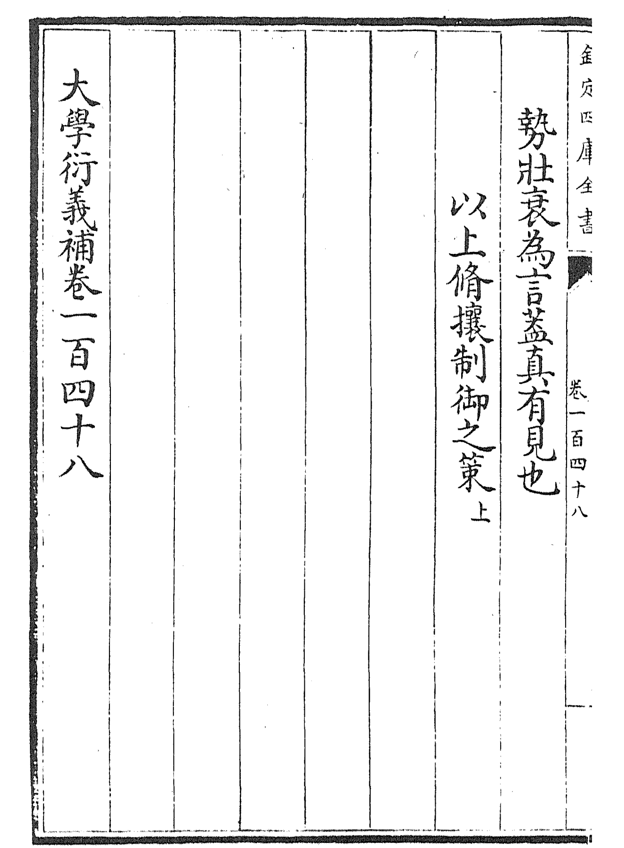
贄又曰今四夷之最彊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内虞外

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葢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彊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

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尩衆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陳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鉏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

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臣按三軍以氣勢為用氣勢以人心為主人心不分則氣勢自壯氣勢既壯則事權歸一可以折衝於內而制勝於外矣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



勢壯衰為言葢真有見也

以上脩攘制御之策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八